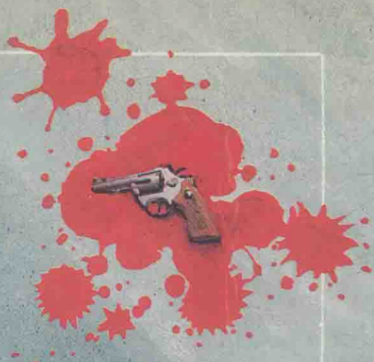


武

堂外傳

鄒
郎著



《戴笠外傳》係《戴笠新傳》的續集，是一部歷史掃描，傳記文學性的中日戰爭間諜型長篇小說。書中細說民國傳奇英雄人物、中國情報始祖戴笠將軍，以及他領導的軍統在諜報戰中，為國家奮鬥的血淚故事。大作家鄒郎的高度文學修養與寫作技巧，使本書名副其實成為一部現代傳奇小說，也可說是一部鎔合歷史、戰爭、文學、藝術於一爐的雋美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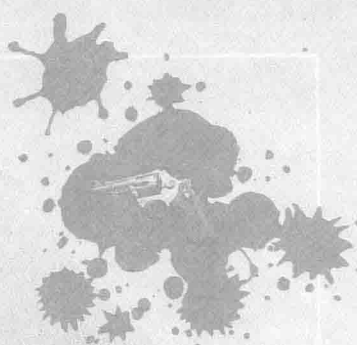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全書兩冊 定價HK \$ 80.00

武田

笠外傳

鄒郎著



戴笠外傳(上)

作 者／鄭 郎

封面設計／魏 狷

出版發行／星輝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

德輔道中317號啓德商業大廈地下G1

THE STARITE BOOK CO., LTD.

Shop G1, Kai Tak Comm. Building,

317 Des Voeux Rd., C., Hong Kong.

電話：544 8011(四線)

圖文傳真：541 2625

版 次／1989年版

國際書號／ISBN 962 388 006 5

定 價／上下兩冊港幣八十元

目錄

第廿二章	楊虎城復辟未竟入囹圄……………	九一九
第廿三章	戴笠說：「非大流血不足使敵僞首酋膽寒！」……………	九三七
第廿四章	軍統局發起「上海大暴動」……………	九八九
第廿五章	日軍特工「圓」部隊出擊，血染南京到武漢……………	一〇二八
第廿六章	空對空、陸對陸、諜對諜，武漢保衛戰先聲奪人……………	一〇七七
第廿七章	新四軍洪湖作亂，戴雨農虎穴出擊……………	一一三七
第廿八章	偷襲珍珠港，隨機殘骸大洩密……………	一一九三

楊虎城復辟未竟入囹圄

楊

山頂別墅會報 六老闊運籌帷幄

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之後被放逐國外，爲什麼忽然在香港出現？而且改頭換面，呼朋引類。尙孟因是隨同六老闊在西安蒙難的，她知道楊虎城身邊的兩名中共大間諜，一是其妻謝葆貞，一是秘書長南壽臣，且看這二人今天又以什麼姿態出現，於是便向李財耳語。

李財不認識楊虎城，聽完尙孟因的耳語，揉合繆探長方面的情報，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

「通知六老闊有不露痕跡的方法嗎？」尙孟因問道。

李財想了一想，答應一個「讓我來」就走了。

自稱金先生的六老闆已和梅樂斯把「天福四號」的軍火交易談妥了，現在正在交換日軍大舉屯集台灣的情報。

梅樂斯對金先生的情報判斷不表贊同，說：「金先生，你既然已經知道我是海軍情報官，我就不妨告訴你，美國也有大批海空軍屯集珍珠港，同時有三個小型艦隊配合航空母艦在日本四周秘密巡邏，剛才給你的幾張照片，中國空軍空襲日本本土的那一張，就是我在黃蜂號航空母艦上拍的，所以我認為日本在還沒有佔領中國中原之前，是不會發動對中國的沿海攻擊，會有野心攻擊東南亞國家嗎？我想還不具備這個野心能力，目前日本潛伏在台灣的海陸空軍，應該是配合中國大陸上的戰略行動。」

「高明！高明！」金先生說：「不過，我們之所以向東南亞國家的情報機構提出備忘錄，包括貴國在內，我們認為中日兩國的海空軍實力相差懸殊，日軍參謀總部無須集中這麼大的海空軍實力隱藏在太平洋上。」

正說到這裡，李財忽然以餐廳職員的姿態敲門進來，他持一張名片給金先生，說：「金先生，這位先生說要為先生買單，可以嗎？」

名片正面沒有姓名，寫的是：「楊虎城等數十人在此餐廳，如何應付？」

金先生將名片交還李財，答道：「不必了，我早就知道他在這裡，所以也來這裡，不是要他請客，請通知賬房尙小姐，我自己來付賬。」

這個答覆轉眼便傳到尙孟因面前，尙孟因才恍然大悟六老闆為何堅持要來這裡，但是，這個「直線」情報是何人送來的呢？朝暮相隨六老闆的這位藍衣十一號也覺得她不知道的機密還很多了。

這個機密在夜半揭開，尙孟因放過在餐廳所錄的楊虎城談話之後，六老闆笑道：「楊虎城以爲他的十七路軍軍長孫蔚如將軍還是他的心腹，他這次本來是想經俄國新疆回西安的，孫將軍主張他由香港經廣州到武漢先向委員長報到說明抗日決心再回西安，他現在採取了孫將軍的建議，所以在餐廳對他的同鄉部屬有這樣一段身爲軍人應回國抗日的話。」

尙孟因和李財都鬆了一口氣，李財道：「這樣我們還應該保護他們才對囉？」

六老闆笑笑：「果真如此，誰願意多管閒事？德威！綜合會報準備好了嗎？」

「連宵夜的點心酒菜也弄好了。」賈德威在隔壁一間餐廳回答。

六老闆起身邀在座的李財、舒美人和尙孟因進餐廳，赫然發現餐廳十二人座的長形餐桌上鋪着藍布，幾已滿座。尾座一人是外當家馮仁，左右依次是海防別動軍總指揮李國基、湘鄂贛區別動軍指揮官楊遇春、西安站站長馬超、廣州白雲站站長王美姿和航空情報組組長陸曉鳳、局本部破密組組長姜毅英和一位女教員型的皮老師。

這些軍統局的核心內勤外勤人員，大部份都曾在救平兩廣事變中出現過，唯有姜毅英和皮老師極少暴露，姜毅英是外當家帶來的，皮老師是六老闆「直線」秘密電台「X·S·F

「台長，她是第一次露面，連尙孟因都不知此女是誰。」

外當家的簡報是歷經三個月周遊列國，已在越南河內、緬甸仰光、泰國曼谷、印度新德里成立八個工作小組和八部秘密電台。

兩位別働軍指揮官報告與浙閩區別働軍周君和陶一珊會報的結果，並帶陶一珊指揮官在上海淪陷後別働軍以戰鬥姿態撤退的情形及現在的敵後兵要地置圖。李國基的外籍情報人員並探知梅樂斯不是海軍情報官，他是陸軍「G2」組的軍援專家，官階上校，專事軍援東亞及反日地下組織的地下軍，這項工作最近三個月加強了十倍以上，原因是美國對日本可能在最近採取某種政治制壓行動，所以這次與他所談的軍火交易，約定三日之後在海上航空母艦和陸地吊頸嶺分別進行。

破密組長和「XS F」台長都分別交給六老闆一疊疊破密電報，軍本部在最近三個月譯破楊虎城在法國、泰國、香港與陝西八路軍參謀部南壽臣的四十通來往密電。南壽臣告訴楊虎城，孫蔚如將軍已歸順中央，他已秘密聯絡十七路軍舊部，只要楊虎城一踏上西安土地，他即聯絡八路軍和十七路軍舊部消滅孫蔚如的總部東山再起，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已保證向蔣委員長要求楊虎城成立第十七路軍，與八路軍並肩擴大西北戰區力量。因此，楊虎城回西安的航程已做秘密改變，他來香港是租一架法蘭西航空公司包機，由香港直飛西安。

「不可能！」了解航空情形的陸曉鳳說：「法航在中國境內沒有中途加油站，必須找一

個中途加油站才能轉飛西安。」

「法國飛機飛中國大陸地區不需通知中國航空委員會？」六老闆問道。

「我知道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的庚子和約中有這樣的規定，八國外交專機和商業民航機飛往中國領土，只通知降落的機場塔台，只有軍機才通知中國航空委員會。」外當家馮仁說。

六老闆的眼神和心神在打轉，想的什麼妙計，沒有人知道。

王美姿說：「據我所知，香港法航商業包機都是道格拉斯機種，其駕駛員有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洋人愛錢如命，我們為什麼不在駕駛員身上動腦筋？」

六老闆習慣地摸着後腦杓，這表示他在深思，也表示接受王美姿的意見，轉個面對舒美人說：「有沒有這件事，有這件事我們如何動腦筋？全交給妳了，明天此時可否回報？」

舒美人笑笑：「金老闆要我變幾個人？軍火交易也是明天，這又加上一個明天，怎樣分身？」

「非君莫屬。」六老闆笑答：「聽說妳有一位名叫湯生的男朋友是英國航空公司的總裁……」

「哎喲！六老闆真不愧是情報王，連部屬的隱私都摸得一清二楚，好吧！明天這時候交令就是了。」

此刻X S F秘密電台台長皮老師抽空遞給六老闆一個牛皮紙信封，六老闆拆開一看，剛才的一臉高興頓即消失，嘆道：「唉！此事早有檔案料到，可惜我們失去了一員猛將！」是什麼事？又是什麼檔案出了問題？猛將是誰？怎樣失去了？六老闆不說，誰也不便問。

紅軍「解放十八」組織包圍了楊虎城

次日天氣晴和，六老闆午餐後即化裝外出，只有尙孟因追隨，留下外當家馮仁坐鎮別墅與各方面聯絡。

再看住在灣仔六國飯店的楊虎城，他穿着整齊坐在套房客廳大沙發上，口中翹着一支雪茄，正在等着一個來自陝西八路軍總部的密使來見。

他的安全防範也十分周密，八名老衛士外面六人室內二人形影不離，是秘書又兼差如夫人的法國留學生朱銘小姐，一直守在臥室的電話旁與外界聯絡，二樓的兩路通口還雇用了兩名印度阿三持鳥槍把關，樓上八個房間也全給包租了。

近傍晚時候，臥室內的電話忽響，朱銘小姐接聽，電話中傳出昨天香港廣播電台的「明日天氣預報」錄音，只是把最後的一小段改了：

「太平山一〇三號標高氣候，下午十八點以後，可能降到十八度左右。」

「知道了，現在的溫度是廿六度，紅日高照。」朱銘答。

「我想見個面吧？」

「歡迎之至。」

「時間？」

「八點正。你不是說氣候可能降到十八度嗎？」

「妳先生在嗎？」

「當然在，我剛替他點上一支雪茄。」

「再見！」

楊虎城聽到臥室電話鈴響便悄然走來門口拿起副機傾聽，這些話聽來平常，可是，時令夏來，那有「十八度」的冷氣候？現在已日落西山，那有「紅日高照」？這個膽大妄為的綠林將軍，根本沒有懷疑過他的枕邊妻謝葆貞和秘書長南壽臣是紅軍大間諜，現在却懷疑這個廿六歲美麗的江西籍留學生，可能是個女間諜。

朱銘一轉身，發現楊虎城已聽到電話而且楞在門口，笑道：「你想的人已經來了，楞着做什麼？」

楊虎城側目看看就掛在門左壁的溫度計正是卅一度，反問：「現在已經是黃昏了，那有

紅日高照？明明是卅一度，妳怎說廿六度？」

「親愛的丈夫老爸。」朱銘一直對大她卅二歲的丈夫這樣稱呼：「你忘記了？南秘書長給我們的第二十號密電，不是告訴你，有一個紅軍解放十八組織的一〇三號女情報員要攜帶朱總司令的親筆函來香港見你嗎？」

「唔……是的！我現在就正在等她。」

「老實告訴你，我剛才就是和解放十八組織的一〇三號女情報員通電話，按照二十號密電報上的規定，她今天下午六時應該在九龍紅磡車站公用電話亭打這個電話給我，用暗語聯絡，所謂下午十八點以後就是上午十二點加下午六點，不就是下午十八點嗎？所以我約她八點正來此處見面，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嗎？」

「小咪！妳也是……」

「親愛的丈夫老爸！」朱銘笑得比平日特別甜：「昨晚壽宴後有個不知姓名的女招待遞給我一個小紙團，我回來一看，原來是南秘書長給你的第卅五密電，派我爲紅軍解放十八組織的廿六號，我忘記把這個密電給你看看，這該明白我是什麼溫度了吧？」

楊虎城綠林出身也有綠林狡詐的一面，笑道：「明白了！明白了！沒有八路軍朱總司令鼎力支持，我楊虎城那敢回西安。現在是幾點了？啊！才六點，還早呢！」

「我們該叫飯菜來吃了，我餓了。」

「解放十八」的三人小組之一女情報員么洞三號名叫葱葱，她在西安事變謀刺戴笠的行動中失敗，被尙孟因和胡琴戲弄得裸體橫陳，出盡了洋相，尙孟因那時也是身在難中沒有殺她，現在，南壽臣又派她來香港，問題就在他們的來往密電因楊虎城身在法國巴黎作客，沒有秘密電台，他們的密電報密碼，都是以商業電碼爲基礎，加了反碼譯，如明碼是「2」，譯碼卽爲「8」。這樣很容易被技術高超的軍統局破密組一網打盡了，可惜的是這是英國殖民地，誰都不能在此地爲所欲爲觸犯綁架殺人一類的刑事案件，否則，誰是那國間諜，誰做誰的情報工作，只要你有「港紙」（幣），香港的中國人忙生活鑽營，沒空也沒興趣管這檔子閒事，官家也就落得睜眼閉眼了。

好消息，壞消息，當喜者不喜，當憂者不憂

且說七天之後正是端午節，一架中國空軍僅有十架的波音運輸機從廣州白雲機場起飛到了江西南昌機場，機上只有五名乘客，戴笠和他的副官賈德威、湘鄂贛區別動軍指揮官楊遇春、另外一名愁眉寂寂的少女。

在機場迎接的有空軍教導團大隊長毛邦初，甫抵南昌才四個小時的軍統局內當家傅兩鄭，軍統局南昌站站長王立生和副站長謝厥成。

「邦初兄！我坐來的這架軍機立即轉飛長沙的事，航委會批准了嗎？」

「委員長親批照准。」

「謝謝協助。」六老闆轉面問謝副站長：「我有電報請你準備一幢山中別墅的事辦妥了嗎？」

「在龍虎山山麓，四房兩廳前後院，前後左右一千公尺沒有雜居人家，十一號同志在那裡等你。」

「好吧！我們就去那裡休息。」

果然是一幢隱伏在半山的一幢獨立別墅，六老闆一行甫接近就聽到砰砰的槍聲，王站長表示吃驚，六老闆聽慣了這槍聲，他知道那是尙孟因在練射她那把四點五口徑的航空曲尺，也間或練射美式三號左輪。

大家進了別墅，尙孟因有一紙報告與長沙站金站長聯絡的結果，接着捧出兩大盒雪茄香煙和兩副麻將牌，軍統局同志嚴禁打麻將，而六老闆這次只是笑笑命尙孟因收藏，大家都很納悶。

「報告六老闆，楊遇春同志派來的別働中隊已經佈署在外圍，行動組在附近搭帳蓬露營，技術組已隨外當家回武漢。」尙孟因報告。

六老闆對楊遇春指揮官說：「陳誠將軍現在是南昌警衛總司令，他不太喜歡軍統局的軍

事活動，王站長和你都要特別小心，紅軍葉挺的部隊已經中央編爲新四軍，你的任務就是特別盯住新四軍，別叫葉挺把我們前線撤退下來的小團體國軍全吃掉了。大家留在這裡晚餐，夜間我們作詳細會報後再各回崗位。老大哥！你從武漢趕來必有大事，扼要說明，夜間再詳談好嗎？」

「當然！」內當家傅兩鄭說：「特地趕來報告你三個不好的消息，尤其是中央黨部政策性會議決定軍統局改組，分爲中國國民黨調查統計局和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前後者簡稱中統軍統，雖然你仍是軍統局長，却……」

「兒大分家，樹大分枝。」六老闆感慨地說：「這個局面我早已料到，我們只是委員長一隻棋子，委員長愛擺在那裡就擺那裡，有何價還？我們盡量避免捲入黨政糾紛的是非窩，做個堂堂中國軍事情報員就好了，還有什麼壞消息？」

「南京失守，日軍和土肥原的軍特聯合組成了一個名叫黑龍行動隊，屠殺了我國軍民四十多萬人，蘇浙特別行動委員會和南京潛伏站已經查到黑龍隊的秘密集會地址和主兇四十多人的名單，打算組成砍頭會進行報復，我沒有批准，等你回武漢核辦。河北梅機關今井武夫經支那派遣軍總部批准，計劃成立二十個皇協軍進駐佔領區，好抽出正規戰鬥部隊進攻華中，第一軍皇協軍已經成立，定下個月十九號在河北石家莊正式成軍，總部派了兩百多高級軍官到石家莊參加慶祝會，情報已經覆查確實，委員長很重視這件事，軍統局該如何對付？」

「此風不可長，我回武漢就親自去敵後解決這件事，還有呢？沒有好消息？」

「特警班第一期在訓練基地結業，請你參加。雷神父的督導團已撤退到大別山，實力發展到鄉村遍野，大別山的賀龍紅軍很眼紅，雷神父要求多派便衣別動軍保護，他昨天已到武漢和你見面。」

「好！我們明天就走。」六老闆說，接着吩咐賈德威：「德威！把那個紅毛丫頭交給孟因訓練一夜。」

那丫頭是黃毛丫頭，却是紅軍女間諜，所以六老闆改叫紅毛丫頭，賈德威向孟因做個眼色，尚孟因全然明白，走進右邊的房間，被兩名行動員看守的紅毛丫頭坐在椅上雙手和頭都仆在膝上，尚孟因一手將她的下顎扶起，問道：「妳不是解放十八的么洞三號葱葱丫頭嗎？」

葱葱兩眼大睜，愕然無言，她認識尚小姐，這裡也唯有尚孟因認識她。

「別害怕也別奇怪。」尚孟因笑道：「妳在九龍紅磡車站打公用電話的時候，我一眼就認出妳了，來！跟我去吃飯聊聊，國軍紅軍現在都是一家人。」

葱葱像忽然看到了親人，露出笑容乖乖的跟着尚孟因走向後房。

空中截留，機場鬥智鬥力，楊虎城夢中入彀